

第十二回 西湖玩月續春遊

詩曰：

富貴由來自在天，達人識破始悠然。
好花千樹終須落，明月一年得幾圓。
有酒莫教杯放去，進山且與日留連。
滄桑變幻知何盡，行樂春秋便是仙。

且說柳友梅自別了春花女回到寓所，不覺神情恍惚，如在夢裏，暗想道：“夜來若主意一差，豈不前功盡棄？幸喜還把握得定，祇是我看此女姿容如花，情思如飛鳥依人，使我心醉魂消，於梅、雪姻緣外又添出一段相思之苦。”

不一時，祇見抱琴隨著竹鳳阿一同來到寓所。竹鳳阿道：“昨見華翰寵顧，不知吾兄要銀何用，及問尊使，方知吾兄成此盛德之事，小弟亦樂觀其成，為此親自送來。”說罷，便叫抱琴取出銀子。竹鳳阿道：“銀子倒是一百在此，恐吾兄資李缺乏，因此多帶幾兩，以足吾兄之用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吾兄慷慨如此，真不減鮑叔之高情矣。”柳友梅就將五十兩叫抱琴送到李媽媽家去。

卻說春花女別了柳友梅，進去對著母親道：“世間有這樣好人，昨夜我幾番勸誘他，他並無邪念，好一個正人君子。及至孩兒把終身相託，他又許我明行婚娶，若負前盟，有如此月。深情厚德，真令人寤寐難忘。”李老婦道：“柳相公行如此陰德，又如此多情，他日前程萬里，正未可料，我兒即做他一個婢妾也有榮耀。”

正說間，祇見抱琴已將五十兩頭送來，李老婦連忙接住道：“世上難得你相公這樣好人，老身舉家感戴。”抱琴道：“我家相公生平極肯濟人患難，凡遇人有事，就像自己身上的一般。”抱琴交付了銀子去了。

李老婦就把銀子去納足了官，上下使用又去了數金，真個錢可通神，就放了李半仙出來。這一番父子團圓，夫妻完聚，哪一個不感柳友梅的恩德。次日，李半仙也親到柳友梅寓所拜謝，不題。正是：

濟人須濟急，救人須救微。
不有拿雲手，網羅誰解結。

且說柳友梅自救了春花女一家，冥冥之中，又添了許多陰德。囊資短少，又喜有竹鳳阿乃是一個好施的朋友，與他一力周旋。雖姻緣成就不在他的心上，卻記春花女之言，與母親慈訓暗合，遂安心讀書，以圖進取。卻好提學考過，發案日，學院李念台面行發落，把柳友梅的文字大加稱賞，高高的又取了一個第一。祇因科考一日不見了劉有美、張良卿，及發案日又不見二人，柳友梅甚不放心，細細打聽，方知已同進京納監去了。

時光易過，條忽之間，早又秋試之期。柳友梅隨眾應試，就約了楊連城、竹鳳阿等一同赴試。到了八月十五日，三場完畢，柳友梅出來，對著楊連城、竹鳳阿道：“今試事已畢，揭曉又還有幾日，功名自有天命。當此秋光皎潔，月華明媚之時，西湖之景，比春日正妍，真可樂也。”竹鳳阿道：“文戰已畢，正宜登山臨水，以洗滌塵襟。”楊連城道：“好，舒秋興，以續春遊！”三人各各有興。柳友梅便叫抱琴發了行李，鼓棹往西湖遊玩。

這一番再來，西湖景致比那二月間更自不同。但覺江流有聲，斷橋垂露；山高月小，波清煙素。是日八月既望，月光正圓。放舟至湖，天影將暮，三人到了，心快神怡，把酒臨風，豪興自別。但見：

銀湖明月，空澄萬丈水光寒；極棹笙歌，宛轉數聲山樹碧。長煙橫素練，迷離繞堤畔殘楊；秋氣斂晴空，皎潔擬斷橋積雪。金風動，玉露浮，疑是廣寒宮闕通；碧梧深，素波靜，恍如皓魄女仙來。正是春來花柳還如昨，秋湖山色便不同。

柳友梅看了，想起當日湖上題詩的事。便對楊、竹二生道：“湖上題詩，舟中窺美，曾幾何時。湖上頓易，風景雲殊，如同隔世，不知玉人飄泊，今又在何處也！”竹鳳阿道：“人有悲歡，月常圓缺，世事奇奇怪怪，安能無變易之理？且從來好事多磨，良緣雖遂，然佳人才子，實天作之合，又非人可預度。”柳友梅道：“但恐世態似秋雲，人情如活水。我想老劉與常輩何等相知，隔日尚爾同舟，明朝就如敵國，人心難測一險至此。安知今日他不另起風波。”竹鳳阿道：“祇是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有何益處！”三人把酒對月，又賞玩了一回。

不覺夜色將闌，籟聲漸寂，湖上遊船，略略稀少。柳友梅又同著楊連城、竹鳳阿復攜酒到蘇公堤橋上，把紅氈鋪下，三人席地而坐，飲酒望月，但見萬里無雲，月光如洗；不一時，彩霞鬥艷，華色爭妍。原來月是太陰之精，到得秋氣皎潔時際，白帝司令，金風一動，便華彩異於常時。是夜更闌人靜，雲霞湊集，那月裏的精神發見出來，便結成一團華彩，千層秀麗，分外光明。柳友梅與楊連城、竹鳳阿望見，疑是月裏嫦娥裁下的綾羅錦繡，又似那廣寒仙子舞罷的霓裳羽衣，正是：

未曾身到蟾宮裏，如在瑤臺瓊屋中。

柳友梅看見歡喜不盡，便對楊竹二生道：“昔賢蘇東坡中秋望月，曾有二詞，一首是《念奴嬌》，一首是《水調歌頭》。詞中意思，若先獲我心者，試歌一遍，與二兄飲酒何如？”楊連城道：“得兄豪興如此，真不辜負好月。”竹鳳阿道：“柳兄意思莫不是要借東坡詞句，一吐胸中浩氣麼？”說罷，柳友梅便把東坡二詞歌道：

念奴嬌

憑高遠眺，見長空萬里，雲無留跡。桂魄飛來光射處，冷侵一天秋色。玉宇瓊樓，乘鸞來去，人在清涼國。江山如畫，望中煙樹歷歷。

風我醉也。拍手狂歌，舉杯邀月，對影成三客。起舞徘徊風露下，今夕不知何夕。便欲乘風翩然歸去，何用騎鵬翼？水晶宮裏，吹斷一聲橫笛。

水調歌頭

明月幾時有？把酒問青天。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風歸去，又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間？轉朱閣，低綺戶，照無眠。不應有恨，何事長向別時圓？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。但願人長生，千里共

娟。

柳友梅把二詞對月浩歌，音喉清亮，響徹雲際。每歌一字，幾盡一刻。飛鳥為之徘徊，壯士聽而欲淚。歌罷，楊、竹二生齊拍手道：“好歌，好歌！”竹鳳阿道：“昔從東坡鏡心吟出，今從柳兄繡口歌來，深情遠韻，聽者魂銷。”楊連城道：“若使坡仙聽得，千載下又添一知己。”三人說說笑笑，不覺露氣滿空，暗侵衣袂，直喫到大家酩酊，但見東方欲白，方纔歸舟。正是：

月為留人人意醉，人因戀月月華妍。

年年月下人同玩，歲歲人間月幾圓。

卻說柳友梅與楊、竹二生西湖玩月之後，又遊玩了數日，方同回家。到了揭曉之日，柳友梅高高的中了浙省第一名解元，報到家中，楊氏夫人不勝歡喜，及聞內侄楊連城也中了第五名的經魁，益發喜出望外。祇有竹鳳阿不曾中得，柳友梅深為扼腕。竹鳳阿心上因不喜文，倒也不在心上，過幾日又去應武舉了。

雪太守聞知柳友梅中了解元，也不勝歡喜。自謂擇婿有眼，隨差人到金陵梅小姐處報喜。順便就接雪公子並梅小姐一同回杭州。李半仙聽說新解元就是柳友梅，忙回去與女兒說知。春花女亦滿心歡樂不題。

且說梅如玉小姐自扶柩回金陵去後，就安葬了梅公，心下便要回杭州，又因思慕父親，不忍遂別。為此蹉跎過夏，直到中秋。又因雪公子納了南雍，秋闈也不免就進去觀場。為此擔閣過了八月望後，哪曉得天下事竟有出自意外的。雪公子年紀不止一十六歲，文字倒也精通，竟已三場完畢，及到揭曉，卻也中了第二十七名的文魁。報到梅小姐家來，梅小姐也不勝之喜。恰好雪太守是日要差人往南京報喜，那南京捷報雪公子的人，早已到了。

雪太守看見了報人，不覺驚喜交集，說道：“我家公子小小年紀，雖然納個南雍，今年也祇好觀場。哪有僥幸就中之理。”報錄的道：“這個難道好哄得老爺的！”雪太守喜出望外，隨即打發了報錄的。卻好雪公子與梅小姐也到了。這一日大排筵宴，隨排了三桌酒在後衙嘯雪亭上。雪太守與夫人坐了一桌，如玉小姐與瑞雲小姐也合了一桌，公子雪蓮馨因是日是個新貴，雪太守因命他倒坐了一個獨桌。這一日夫妻父子之樂，甥舅姊妹之歡，好不快活熱鬧。梅如玉小姐雖然心上憶念梅公，然是日聞知丈夫柳友梅已中解元，心上也自歡喜，一同飲宴，真是合家歡樂。

正在飲酒間，忽門上報道：“稟老爺，外面天使到。”太守忙排香案出來迎接。祇見四個校尉，捧過聖旨，開讀道：

朕聞成憲者，祖宗之遺制，功令者，國家之大經。凡爾臣子，罔敢或踰。今爾雪霽偽立私黨，倡作詩詞，背棄程法，靡亂風俗，廢本朝之盛典，習晉唐之陋規，祖宗成憲何存？國家功令安在？敕下錦衣衛，拿問奏復。

讀罷，四校尉就把雪太守去了冠，帶上了刑具，這一日就要起身。雪公子聽得，年幼不諳甚事，直驚呆了。出堂來，見父親拿下，身繫縲紲，不覺就哭起來。四校尉道：“你兒子是個舉人了，快叫他弄些盤費與我，今日就要起身的。”雪太守忙對雪公子道：“我兒你不用啼哭，聖明在上，我又無大故，此去料沒甚事，祇為這詩題一事起的禍根，我去後可速速與你柳姐夫商議。你雖年少，幸喜已得成名，但學問未足，來春就要會試，你須專意讀書以圖上進。柳姐夫是才高學博的，你當以師資相與，方有益處。我去家眷即發回蘇，你就可同柳姐夫上京。我去自有主張，不必以我為念。”雪公子道：“祇是爹爹此去前途保重，凡事相機。”雪太守道：“這事我自自有處，不須你吩咐。”那校尉見無銀使用，便立催起身。原來雪太守雖做個黃堂，卻因平日清廉，竟無銀子。又因雪蓮馨一中，費用去了。為此這一日，雪公子勉強在內邊湊得一百兩銀子，送與校尉，權為路費。校尉嫌少不要，祇得又在庫吏處湊了五十兩打發了校尉，校尉尚不足意，便星夜促他起身。雪夫人與二小姐在內衙聞知驚得無計可施，不知禍從何起。雪公子尚捨不得父親，遂去苦苦懇留，那校尉哪裏肯放鬆，祇是立逼起身。父了二人無可奈何，祇得分手，灑淚而別。正是：

歡處忽悲來，喜後兼愁集。

世事夢中身，人情雲裏月。

未知雪太守去後凶吉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飛花艷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